

海魂

梭波列夫著
寒譯



梭波列夫著

(Леонид Соболев)

白 寒 譯

海 魂

(МОРСКАЯ ДУША)

上 海

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 九 四 六 年

關於梭波列夫 和他的『海魂』



李奧尼德·梭波列夫的短篇小說集『海魂』

問世於衛國戰爭第二年，書中的主人公是與蘇維埃祖國的敵人英勇作戰的蘇聯水兵。『海魂』完全是一本現代的書。不論在題材方面，在書中所含的情感與思想方面，它都是現代的。作者梭波列夫是蘇聯海軍軍官，他是蘇聯最顯赫的海洋小說作家之一。他的書在蘇聯很風行。梭波列夫的文學事業與傳記是和蘇聯海軍相密切聯繫的。一九一八年，梭波列夫畢業於彼得堡海軍學校。從那時起，一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他不斷地在海軍中服役，主要是在波羅的海艦隊下列各軍艦上擔任舵手：水雷艦『薩姆森』號，練習艦『共青團員』號和主力艦『十月革命』號。

從前，描寫海洋的俄羅斯作家並不怎麼多。現在的範圍擴大了。海軍逐漸產生更多的文學家。梭波列夫也是其中之一。梭波列夫的一切作品都與海洋有關，船艦乃是他慣常所描寫的地方和他日常的興趣所在。梭波列夫在這裏的時候猶如在自己家裏一樣。他熟悉船上生活的一切細節，熟悉技術，駕駛方法，海員的切口，職業心理的特點等。假使不熟悉這一階層的生活，沒有在海軍中服務多年，這一切都是很難做到的。

梭波列夫第一次發表的作品是短篇小說『有益的習慣』（“Полезная привычка”）。這一篇小說發表於一九二六年的『紅海軍戰士』雜誌（“Краснофлотец”）上。從那時起，梭波列夫就開始經常在『紅海軍』報（“Красный флот”）和『紅海軍戰士』雜誌上工作，他在『紅海軍戰士』中主持幽默欄。這一個時期他的文學工作的形式非常多樣。從一九二七年起，梭波列夫在海軍中就以寫作取材於波羅的海生活的幽默文章出名。這一個時候他發表了幾篇短篇小說。其中比較出色的是『糖』（“Сахар”）（後來經過改作而以『飛行的荷蘭人』（“Летучий голландец”）出名）。小說中描寫的是關於一九一四

——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時代俄國波羅的海艦隊軍官們的事。這裏作者還不過是在鍛鍊自己的筆鋒。小說中反映着吉伯林學派的影響。不過小說『糖』却由於非常熟悉材料而引起了廣大的注意。

作者所蓄積的生活與文學的經驗驅使他進一步創作更巨大的藝術品。插曲性的描寫已經不能滿足梭波列夫。一九二八年，梭波列夫完成了一部長篇小說『歷史性的需要』（“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這部小說在後來作者的文學生活中是有過很重要的意義的。他在寫這部小說的時候，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必需擴大『創作陣地』。寫作長篇小說的時機成熟了。

梭波列夫於一九二九年起開始寫作長篇小說。於是『大修理』（“Капитальный ремонт”）誕生了。短篇小說『糖』的主人公水手長聶托波爾朱克（Нетопорчук）也是這一部長篇小說的人物之一，不過他已不是最重要的人物，因為該小說的創作計劃擴大了不少，而且小說的總的課題也改變了。這時梭波列夫在波羅的海上擔任作戰部副部長。他這部小說是在夜裏工作之後的業餘時間寫的。這部作品使作者獲得了廣大的聲譽，甚至於在歐美都聞名。

『海魂』中所包括的速寫和小說是梭波列夫在最近幾年中所寫的。書中所描寫的是蘇聯紅海軍生活中的各種插曲：關於第一代的蘇維埃海員，關於舊俄海軍軍官出身而加入蘇聯海軍的指揮員踏進新環境的第一步，但是佔據該書中心的是在蘇聯衛國戰爭時代所寫的素描和小說。譯者在這裏所選譯的幾篇在書中是以『海魂』為總題的幾個短篇小說的全部，這在書中可算是中心的中心，因為它在書中是那一部份描寫衛國戰爭的短篇小說的中心。這一部份寫的最好和最有力，最使讀者感動。

『海魂』的材料，梭波列夫是在蘇聯人民英雄主義的大海洋中搜尋到的。當奧地薩和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的時候，他是衛國戰爭史中的這些英勇事蹟的直接目擊者。這是些最緊張的日子。在這種人民歷史生活的緊要關頭，人的靈魂顯露得特別深刻和清晰，人的真實的本性也表現得最完全。『海魂』中的許多小說之所以令人感動，不單是因為對事變作了大膽的描寫，而主要是因為作者刻劃出了處在精神生活頂點的人。這是生活的畫幅。所以『海魂』結果成了雄辯而真實的作品。

短篇小說集『海魂』曾於一九四三年獲得史大林文學獎金。

海 魂

穿橫條子水手衫的紅海軍戰鬥員的這一個又詼諧又親熱的渾號在海軍裏早就有了，它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獲得了新的意義，深刻和英雄的意義。

在奧地薩（Одесса）的塵土揮揚的塹壕裏，在列寧格勒（Ленинград）城下高大的松林裏，在莫斯科（Москва）入口處的冰天雪地中，在西伐斯托波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山麓叢林的亂草叢中，——我從那髒髒是偶然敞開的茶褐色大衣，棉衣，皮襖或者軍裝的襟中到處看見那親愛的『海魂』的藍白小條紋。把它著在戰爭給水兵穿上的任何制服的裏面，這成了一種不成文法，一種傳統。而且像產生於戰爭中的任何傳統一樣，「海魂」，條子水手衫是表示着許多意義的。

這從內戰時代起，從革命水手的鷹隼似的後裔起就傳下來：那時前

綫正滋長着亟亟可危的威脅，紅軍把一切能够打仗的人都調到陸上去，海員們在最最吃重的地點迎擊敵人。

在前綫上，看了這些遮在寬闊的胸脯上的藍白條子就可以把他們辨認出來。在這胸脯中憤怒和憎恨地熾熱着海軍的靈魂——愉快和果敢的紅海軍的靈魂，準備隨時慷慨赴死，不知道慌亂和萎頓，布爾雪維克，少共團員和忠於祖國的子民的忠貞的靈魂。

海魂——這就是果斷，智慧，勇往直前和堅韌不拔。這是愉快的大膽，藐視死，古往水手的狂暴，兇殘地仇視敵人，海魂——這是真摯的戰鬥友誼，準備援救傷者，支助作戰中的同志，以胸脯保衛指揮員和政治委員。

海魂——這是到處努力想做前驅者和優秀份子的人們崇高的自尊。這是一種愉快，自信和幸運的人的魅力。他們有點讚賞自己，有點偏愛效能，偏愛光輝漂亮，偏愛諧謔嬉戲，這種「有點」並沒有什麼不好。在這種自大和故意的漂亮中有一個又好又簡單的原因：驕矜於自己的帶子，驕矜於自己的船艦的名字，驕矜於那內戰時以水手所建立的傳奇似的豐功偉蹟蜚聲揚威的「紅海軍戰鬥員」這幾個字。

海魂——這是對生命的巨大的愛。懦夫是不愛生命的：他祇是怕失却它。懦夫並不是爭取自己的生命：他祇是保衛它。懦夫永遠是消極的，——正就是由於缺乏行動，所以因此而摧殘了他那無人需要的可憐的生命。壯士却相反，他是熱情地和真實地愛生命的。他非常懂得，在作戰中保全生命的最好方法是比敵人更大膽，更機警和更矯捷，他以一切的果敢，堅韌和考慮來爭取它。

海魂——這是努力爭取勝利。水兵的力量是不可擋的，是百折不回的，是有目的的。所以敵人也把陸上的水兵喚作「烏雲」，「黑無常」。

假使他們進攻——那末就無論如何要把敵人顛覆。

假使他們防守——他們就要守到最後一個人，使敵人大驚失色於他那不可思議和為敵人所不能理解的不屈不撓的精神。

當水兵們在戰爭中死的時候，他們死得使敵人驚駭：水兵看見自己面前有多少敵人，就迫多少敵人和他一同死。

這裏面——在果敢，英勇和高傲的海魂中存在着勝利的泉源之一。

一 帶七星槍的菲佳

在攻擊西伐斯托波爾的白熱化的時日，有援軍從城裏開到前線來。從港口和海軍根據地開來的紅海軍戰鬥員，青年志願兵和中年的工人，復原的（或者做出復原的樣子的）傷兵，——一切能够打仗的人都跳上卡車，冒着砲火連天的危險，沿着山路風馳電掣而去，跳進戰壕。

這一天，在海軍第三團裏，德國人進攻的次數算都算不清了。在第五次或第六次之後，水兵們自己衝上前去反攻一個高峯，這高峯就是德國人從那裏以側翼的砲火攻擊該團的地方。在有一個戰壕裏，紅海軍戰鬥員們在把法西斯蒂遺下的一挺禁口不響的機關槍掉頭對準法西斯蒂的時候，在機關槍旁邊找到了一個蘇維埃戰士的身體。

他戴着兜帽，穿着茶褐色的軍裝。但是當解開他的胸襟，搜尋文件的時候，在胸襟下看見了熟悉的海軍水手衫的藍白條子。水兵們脫下自己的無舌制帽，用眼巡視這曾經進行過實力懸殊的戰事的地方。

四周狼藉着法西斯蒂的屍首——全體機關槍手和那些看樣子像是跑到這裏來援救的人，有一個下士的胸口插着一把德國刺刀。這陣亡的水兵揚手握着一顆德國手榴彈；有一枝敵人的自動槍橫在旁邊，它所有的子彈已經打法西斯蒂打光了。腰帶上插着一枝空的七星槍●，端端正正的用細皮帶緊緊在手槍袋上。

這時有人低聲說：

「這大概是那個……帶七星槍的菲佳（Федя）……」

他在正要進行反攻的時候出現於第三團，同伴們記住他的正就是看了這一支曾經引起過許多笑料的七星槍。從卡車上一下來，他就直追着第三團的水兵們去打仗。起初看見他在前面；他揮着自己的七星槍，回過頭來呼喊着什麼話，他那年青的臉上熾燃着進攻的狂喜。有人後來發現，他手裏出現了一枝德國步槍。他把步槍的刺刀向前傾側着，站着全身獨個兒向機關槍巢衝去。

現在在這裏被他打下來的機關槍旁邊數十個波穢的法西斯蒂中間找

● 七星槍（Наран）是一種七連發的手槍，一稱七星子。

到他的時候，紅海軍戰鬥員們明白了這個身世不明的黑海水兵在戰事中寧了些什麼事。他將以「帶七星槍的菲佳」的名字寫入西伐斯托波爾的保衛史。

他的姓沒有打聽明白：文件流滿了血，臉給直中的一槍打得不像樣子了。

關於他祇知道一件事：他是水兵。這是水手衫的藍白條子說出來的，在這些條子下面沸騰着一顆還沒有被狂熱和果敢湧出那堅實的身體的大膽和憤怒的海魂。

二 水手少校

秋天在畢列柯普(Перекоп)附近進行苦戰的時候，有一個不大的紅軍部隊不得已併入毗鄰的一個海軍陸戰部隊。這一個混合部隊的指揮員是一個已經並不年輕的岸防砲隊少校。紅海軍戰鬥員們愛戴地把他喚作「水手少校」。他立刻以果敢和沉着，以自己樂天的氣質和對勝利的堅強的意志來使他們傾心向他。

「水手少校」在進攻之前，總是把他那海軍制帽的金色徽章轉向後腦。他對此是這樣解釋的：

「兩項任務。第一——法西斯蒂狙擊兵可以看不見徽章，因此就不會特地向我瞄準。第二——我的軍隊，應該明白，是在我的後面，我是在大家的前面進攻的。這樣就可以放心了，——徽章在閃耀，它指出：這裏，說是，指揮員在前面……所以一切都安好……」

他還鄭重地加上說：

「在撤退的時候，要是有一種事情發生的話，指揮員就要把軍帽戴正。戰士們向後退走，那末徽章也會向他們報告：一切，說是，都安好，指揮員最後一個退走……」

但是有一次「水手少校」迫不得已而自動更改了他這一個規律。

這混合部隊墮入了包圍。敵人的包圍圈緊縮着，把它向岸邊壓迫。到夜，水兵們和紅軍戰鬥員們在海邊佔住了最後的陣地，建立了防綫，決定在這裏守到底。

在許多天且戰且退的戰事中，部隊來到了岸邊的什麼地方，——這是很難說的。小灣，江口，湖，海口等在地圖上亂七八糟的絞在一塊，地勢上——同樣的全是些蘆葦，矮樹和水。明白的祇有一點：前面和兩旁還有敵人在進迫，後面是海。沒有地方可以後退。

結果要早晨看到，那時德國人將緊壓兵力來殲滅那終於墮入囊中的「黑無常」。暫時一切都安寧，射擊停止了。夜裏風嘯月明。黑海透過蘆葦和矮樹，照耀出了那對於部隊毫無用處的到西伐斯托波爾去的寬闊和自由的大路。

空曠的遠方誘人向它注視，部隊的戰士們沉默地望着海。但是假使紅軍戰鬥員們憤懣於那結束戰事和生命的障礙而痛苦和懊惱地掉頭離它而去的話，那末水兵們在和海告別的時候，會懷着惆悵和希望向它注視，還相信它是不會出賣和會給以援手的。

但是在那銀光泛泛的月夜的海上，既沒有船艦，也沒有舟艇。

「水手少校」，兜過前哨，和軍事委員並排倚在蘆葦中的營帳上，也對黑海望起來。他全部的戎馬生涯——從內戰時他加入水兵隊做青年志願兵和沿着就是這一帶狹隘的水峽和部隊一同衝入克里米亞(Крым)的那些日子起，——都是和海有關係的。在二十年中，他每天在大砲的瞄準器中，在距離測定器中，後來又在指揮員的望遠鏡中或者當家眷能够和他一同住在海防砲台上的時候在窗裏的花叢中看見它。現在他想他是最後一次看見海了，這種心思他覺得很怪誕。

軍事委員看樣子好像猜到了他的感覺，或者也許，那一望無際地展開在那遼闊的海上的月夜的穹蒼使他心痛。他高聲地嘆口氣說道：

「唉，弟兄……好水……」

「好，」少校說，於是他們又沉默了好久。

在這一個夜裏，兩人都有許多話想互相傾訴，這一個夜，髣髴兩人都很明白，這是一生中最後的一夜。不平凡和瑰麗得像詩一樣的話自然而然的在心中生出來，但是却無法把它說出聲來。

談話裏祇有過去——沒有將來。談話裏有着遠方的心愛的人——而對於那些並排躺在蘆葦中和相信這兩人在商量怎樣挽救部隊的人，在談話裏却没有他們的地位。壯麗和親愛的海以它那茫無涯涘的雄偉氣勢

召號爭取生存，必需要找取突圍的出路。但是出路沒有——對自己那種難堪的憐憫在心中高漲起來，如果把這些徘徊於心中的話大聲說出來，聲音是會顫抖和眼睛是會發光的。

所以兩人說說別的話。

「現在是什麼風，」軍事委員說。「海上大概有暴風雨。」

「大概有暴風雨吧，」少校答道。

於是他們又默然了。後來少校抬起頭來，帶着一種意外的和活躍的好奇的樣子看了看海，以致於軍事委員不由自主地也跟着他抬起身來，低聲說，他不相信有希望：

「有船嗎？」

少校把臉轉過來看他，軍事委員在他那給月光照耀着的眼睛裏發現了那種熟悉的愉快的狡黠。

「軍事委員，」少校懷着莫大的諷意說，「你當真以為這是海嗎？」

「要不然是什麼，是草原嗎？」軍事委員不高興起來。「當然是海。」

「唉，你這海魂！」少校搖了搖頭。「海和水潭也分不出！……要是我們坐在海邊，滾着這樣的浪，也就好了！懂嗎？」

「一點也不懂，」軍事委員老老實實的說。

「哦，那末你想想明白吧。你的燈還可以用吧？」

少校從自己身體底下抽出營帳的布，用來連頭蓋住了自己和軍事委員。

當機關槍排排長走來報告說火點都已經準備好作戰的時候，他看見沙上有一個四足大頭的怪物。它咽鳴着兩種聲音，像紙頭似的悉悉索索的響着。後來它發出少校的嘹亮動人的笑聲和軍事委員的低沉的聲音，裹住了腿，少校跳起來，把地圖藏入圖夾裏。

「壕溝掘好了嗎？」他活潑地問道。「很好！把所有的機關槍拖回來放到水旁邊去……」

過了一個鐘頭，部隊的戰士們當心地，竭力想不要撥水出聲，把自動槍和步槍舉在頭頂上，一個一個齊胸沒在冷水裏走去。機關槍放在架在一起的步槍上抬走，有五挺還架在矮樹林中，掩護撤退，旁邊躺着一名軍事委員。

德國人壓迫部隊退到的海埭原來是一個平靜的小江口。風在水上把無舌軍帽的帶子吹得筆直，但是江口滾動的祇是無害的漪漣。真正的黑海却在那狹窄的沙灘的後面咆哮和滾動。

這雖然是撤退，不是進攻，少校這一次却把制帽的徽章掉轉向後，走在前面。徽章在月光中閃耀，給部隊指示着道路，「水手少校」被水浸沉到喉嚨口地，用腳探索着到西伐斯托波爾去的路，像二十年前他渡過西伐塞（Сиваш）和初次知道並不是一切遼闊的水都是海那樣的渡過那無名的江口。

三 未發的無線電報

小汽艇「海上的獵人」墮入了厄運。它被派到一處被敵人侵佔的岸邊去進行夜戰。路上它遭遇了暴風雨。那汽艇穿過大風大雪和那被殘酷的風所掀起的白浪。它混身凍結了冰——並又鑿破了冰。它把水吸了進去，又撥去。但是任務它是完成了。

當它回來的時候，風轉變方向，又是迎面的吹括着。暴風雨迫得要化費掉過量的燃料，後來水流進了汽油箱，汽艇被帶到了被敵人佔領的岸邊。

發無線電求救——但是沒有聲音，因為無線電發報機的汽油中混入了水是無法工作的。

汽艇像人一樣的奄奄一息了。它先喪失腿。後來它又啞然失聲了。但是它的聽覺還繼續在工作。它在以太中聽見自己這一面的呼聲，它接到警報的無線電，詢問它的確實的地點，因為沒有確實的地點，在廣大的黑海中找尋一艘小汽艇是很困難的。

水兵們聽到這種搜索有兩晝夜了，但是回答也不能回答。

汽船上這時過着一種生活。它的指揮員包樸夫中尉（Старший лейтенант Попов）首先解決了吃的問題。風也許會轉向——那末汽艇要向南漂流一個星期，或許兩個星期。包樸夫命令隨便給紅海軍戰鬥員們多少鱈魚和麵包，並且不限制那存量很多的淡水的消費。他的估計證實了。向晚的時候，他問是不是煮飯的時候了，紅海軍戰鬥員們撫着

都灌滿了水的胃，回答說胃口還沒有，罐頭食物暫時藏着吧。

在最下層的甲板上，紅海軍戰鬥員們不斷地像站崗似的兩個兩個的站着。他們寬寬地撐開了腿，手中拿着一隻桶。他們竭力握住它，想使它不搖動盪。指揮員還有一個估計也證實了：不震動的桶裏的汽油和水分清了。當心地把汽油倒出來，再把混合的水和油倒在桶裏，再把它拿在手裏，等汽油分出來。這樣子到第二晝夜末，總算獲得了一份足夠廣播一個簡短的無線電報的燃料。

這電報由包樸夫準備了兩個不同的稿子。第一個是由汽船上的少共和黨大會贊同而準備在看見敵人海岸的時候拍發的：

「…日…時…分…敵岸可見於…哩之內。敵岸漸近。出路無。將戰至最後一彈並將在最後一刻自炸。誓死決不生降敵人。別矣，同志們。致候祖國，史大林同志。○四四汽船指揮員，軍事委員，船員。」

但是風轉向了，於是汽船被帶開了岸。因此發出了第二個稿子：自己的確實的地點，並且報告，無線電最後一次工作和汽船渴望救兵。

救兵及時而來了。

四 做慣的事

位在密根茲村（Хутор Мекензь）的一二七、五高峯的前坡在地圖上註着一條謎樣的附言：「第二級隊長駕馳坦克巡遊地。」

三月初，在西伐斯托波爾許多次爭奪戰中，有一次，海軍第三團向一二七、五高峯轉取反攻。攻擊是在海濱陸軍的坦克和砲隊掩護之下進行的。那高峯圍着三層德國人的戰壕和土木堡壘。戰事在下面的一層上進行，砲隊向山頂轟擊，和法西斯蒂的砲火平行着，坦克沿着山坡爬去，撲滅着敵人的火點。

坦克中有一輛退出戰團了：車上的指揮員受了重傷。坦克從山坡上下降，停在救護部隊那裏。救護員們未及從艙口拖出那受傷的人，矮樹林中出來了一個身材魁偉的水兵，左手上繫着繃帶，看樣子還是剛剛縛上的，他到坦克旁邊去。估計了一下情形，明白這一輛坦克沒有了指揮員，迫不得已而退出戰團，他就矯捷地爬進了坦克。

「向高峯直衝吧，別在這裏過夜，」他對駕駛員說，看見他躊躇，就威嚴地加上說，「衝呀，衝呀。我是第二級隊長，自己也會開過汽艇，做慣的事……全力向前！」

坦克向山坡衝去。它爬過了第一層和第二層德軍的戰壕，爬到了頂上，以機關槍和砲掃射着，用齒輪把法西斯蒂壓死在他們的洞裏，在那裏橫衝直撞地馳騁了二十分鐘多時光。我們的砲彈在旁邊爆炸得飛濺起來，——砲隊無論如何沒有料到我們的坦克會在頂上出現。後來坦克從高峯上急趨直竄下來，像爬上去的時候一樣，直馳到那坐着砲隊射擊校正員的矮樹林。

第二級隊長對少尉說明了自己的要求：

「少尉同志，砲隊不能轉移砲火嗎？我正要想把那些漢斯●像臭蟲似的全都壓死，可是你們却掩護，真沒辦法。毀了我的戰鬥活動……」

但是懊惱地知道他在頂上的游行妨礙了阻止的砲火，那水兵難為情地躍出坦克，扼腕地用手掌拍拍他的裝甲車：

「可惜。少尉同志，好車子……哦，對不起，攪亂了……」

於是他那壯健的手丟下了一枝德國自動槍（就是他帶了它乘坦克巡遊的），消失在矮樹林中了。關於他，祇知道他是「第二級隊長」，還有記得的是那隱現在煙黑了烟和塗滿了血的棉衣裏的水手衫的「海魂」的藍白條子。

晚上，我們企圖在戰士中把他找出來，想打聽出這一個堅決果敢的水兵是誰，但是團軍事委員笑着搖搖頭：

「徒然的事。他大概現在懊惱沒有照戰術作戰，所以無論怎麼也不會承認的。在山頂上做了些什麼事呢：據坦克手們講，有一個機關槍巢被他打得和泥土混成一起——他命令在上面迴轉馳行，而自己却用那壯健的手握着自動槍向四周掃射……真正是海魂……」

五 「沒有瞄準器的砲」

大家知道，每一艘船上都有着水兵們以之驕傲和一定要在客人面前

● 漢斯（Ганс）德國人常用的名字。通常就用來代表德國人。

誇耀的自己的珍寶。這或者是種外形無法重述的特別的運貨起重機，這會使人想起像是一架拙劣的飛機，因此它被叫做「傭役之翼」，或者是那從船頭到船尾的不平常的風雨廊，這就是你在嚮導艦「N」號上受到款待和保證你在任何天氣之下行走也不會浸濕你腳底的地方。有時候這是一個第一年服役的謙遜的紅海軍戰鬥員，他原來是全世界的游泳錦標，有時候相反地是一個臉上拉拉顫顫地長滿白毛的船上的木匠，他從那希莫夫●時起就在海軍裏服役了。

岸上的海軍部隊完全像一艘船。因此齊瑛洛夫上校（Полковник Жидилов）在西伐斯托波爾城下指揮的那一個海軍陸戰旅裏也有着自己的珍寶。

這是一尊「沒有瞄準器的砲」。

關於它的傳說聚積得多到已經弄不明白什麼地方是對的，什麼地方是莫大的海軍諷刺，什麼地方是敬仰稱頌和什麼地方不過是毗鄰海軍部隊的豔羨，而並不是他們想出這一個不平常和寶貴的武器的。

有人使我相信，上校把這一尊砲帶到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陳列館去了。有人再說下去，斷定這「沒有瞄準器的砲」在庫利柯夫地●就已經

● 那希莫夫（П. С. Нахимов 1803—55）俄羅斯海軍名將，曾參加賴查列夫（Лазарев）周遊世界的航行。克里米亞之戰（Крымская война）時，那氏任俄羅斯黑海海軍總司令。一八五三年在西諾普（Синоп）地方大破土耳其艦隊。西伐斯托波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被圍時曾受重傷。

● 庫利柯夫地（Куликовское поле）在前都拉省（Туль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葉比方斯基縣（Епифанский уезд），一三八〇年九月八日，俄羅斯德米特里·頓斯柯伊大公（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的義勇軍和馬馬伊（Мамай）率領的韃靼人（Татары）曾在該地發生有名的庫利柯夫之戰（Куликовская битва）。結果俄羅斯人戰勝。雖然沒有能够從韃靼人手裏徹底解放俄羅斯，因為兩年之後，蒙古名將托赫塔梅什汗（Тохтамыш）又奴役了俄羅斯人，但是這一次的戰爭是俄羅斯人第一次戰勝韃靼人，所以它的意義是很重大的。

射擊過馬馬伊，但是，看樣子，他想起了那時還沒有火器，所以猛省地說，這在歷史上還沒有證明，不過這一尊砲還是包巧姆京●運到克里米亞去的，——這當然已經是毋庸爭辯的事實了。

關於它，還傳說它時常會在夜裏自己接合起來的，鬚鬚是神話裏的龍，它被斬成了一塊一塊，有耐心地把分碎的身體各部份貼到身上去，一面破口咒罵着無論怎麼也不能在黑暗中找到那需要的東西——一隻眼睛或者是右爪。不過，這一類的故事是從德國俘虜的口供中產生的：大概他們也這樣的講到一尊「不死的砲」，他們無論用什麼地雷火砲都不能把它毀滅。

所有這一切引起了莫大的興趣，以致於特地爲了這事，我到該旅去，想看看這一尊「沒有瞄準器的砲」和搜集關於它的確實的報告。這就是完全考證過的關於這奇物的資料，它的真實性我是可以用自己的名譽做保證的。

在葉夫巴托里亞（Евпатория）地方，密塔朗馬倉庫（Склад Металлома）裏的某處，齊琪洛夫上校在秋天的時候就碰到四尊砲。這都是些完好的砲，——每一尊都有兩個品質優良的輪子，每一尊都有砲洞，甚至有開關。它們引起上校注意的最可貴的質素是它們非常適用的七十六糎的高射砲彈，這雖然在該旅裏有著許許多多。它的缺點是構造陳舊（1900年式）和沒有瞄準器。

第一個原因沒有使上校不快。他斷定戰爭中一切武器都有用，問題祇是在應用的方法而已。既然砲彈對於這些砲合用，砲又可以放射，那末它們也就該射擊德國人，而不該無用地鏽在倉庫裏。

第二個原因——沒有瞄準器和絕對不可能把現代的設備裝置到這古老的器械上去——這也被駁斥了。上校聽人說到技術困難的怨言的時候，總是用那智慧的舵手的格言來回答：「沒有壞器械，祇有壞舵手！」

● 包巧姆京（Г. Потемкин 1739—91）是女皇凱塞琳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時代的俄國名將，曾參與俄土戰役。一七八三年，包巧姆京利用克里米亞動亂，佔領汗國，併入俄羅斯，興建黑海岸防務，並開闢赫爾遜（Херсон），費奧陀西（Феодосия），西伐斯托波爾等海港。

而且他還出色地證明，他預測應用這些砲的時候——瞄準器是完全不需要的。

其中一尊砲被推出來到空地上去。這位老人驚奇於命運的轉變，砲身呻吟著施展開來，把它那視力衰弱的砲口對準了大概離開它二百米的一輛被炸彈炸傷的卡車。上校訓練好的一個瞄準砲手，像望遠鏡似的向砲口裏望着，開始指揮那些附着砲身尾部的水兵們道：

「右邊一點……再右邊一點……現在稍稍向左……停！」

接着開關咕咕咯咯的響了一下，吞下了彈藥，於是這老大的砲轟然一聲急速地射出去：那卡車跳起來倒在一邊了。

所有這四尊「沒有瞄準器的砲」後來就是這樣在吉米雪夫（Темисhev）附近公路上打擊德國汽車的。它們被安放在隱祕的地方掩護旅團的撤退，它們準確地擊倒了十輛載着步兵的德國卡車，給那些四散竄逃的德國人加上了一客筆直射中的榴霰彈藥。它們就是這樣打擊坦克的，後一尊「沒有瞄準器的砲」也是這樣工作於意大利塚（Итальянское кладбище）的。其餘三尊毀於戰事中：它們在翻山越嶺的時候不得已遺棄了，因為那裏比較現代的砲需要曳引車。不過第四尊，上校還是運到了西伐斯托波爾。

這裏它受到了新的任務：像游擊砲似地工作。它被安置在離德國戰壕二三百米的地方，選擇當砲隊開始打擊德國人的時候，就把它加在總的吼聲之下。在暴跳如雷的德國人沒有探測明白這「沒有瞄準器的砲」的地位的時候，它那些小的，但是兇猛的砲彈卻準確地掉在塹壕裏。於是它受到了颱風似的彈雨。

夜裏，水兵們從蓋住了它的泥土中把他們那尊「沒有瞄準器的砲」掘出來，把它架好，聲息全無的把它拖到一處比較迫近德國人的新的地方，在旁邊為自己掘了可靠的掩蔽所。德國人頭上又驚愕地受到了那不死的砲的準確的砲彈——這樣反覆不已的從頭開始着……

旅軍事委員，旅政治委員葉赫拉柯夫（Ехлаков）高傲地對我描述自己的愛物，他強調地說：

「是金子，簡直不是砲。德國人向它一次放了一百五十枚砲彈，但是毫無辦法。砲手躲在掩蔽所裏抽煙，至於它這小鴿兒，這種射擊對它

毫無危險。你自己想想看：瞄準器沒有，反射瞻望鏡沒有，細小的另件沒有，各種操縱器沒有。有的祇是砲胴和輪子。但是祇有用直中的射擊才能擊毀它們。直中射擊還沒有來過，然而對於彈片，它却只是出聲地打打噴嚏……明白嗎？」實際上一切都明白了。

六 軍事委員的禮物

我們坐在意大利塚附近一個被毀的茶室的地下室裏，這地方有點像是第三營海員們的俱樂部。狙擊員華西里葉夫（Васильев）把他自己的一本記事冊給我看。這冊子裏祇有數目字。譬如，記錄 14—9/1—2 表示十四日華西里葉夫擊斃九個兵士和一個軍官和擊傷兩個（什麼人——是軍官還是兵士——華西里葉夫由於自尊心的關係沒有註明：打不中，不很爽脆的工作！）。他告訴我，他是怎樣和迫擊砲手們說定的，——他們放排砲打戰壕，而他卻打從壕裏逃出來的德國人，——他怎樣的搜索小徑，怎樣的爬出來到山巖斜面上自己的陣地裏去，——他一面講，一面時常豔美地用目光掃到「俱樂部」的一個角落裏。

那邊半明半暗裏奏着手風琴，旅軍事委員在跳舞。這是他的憩息。

軍事委員是一個怪人，是精力的結晶，是一直渴望展開並且引誘別人跟他一同展開的彈簧。隨便在前綫什麼地方，無論他領我到什麼地方去，我總感覺到一種活躍的生氣，不能比擬的樂趣，同時也有一點擔心。牽羣，不要軍事委員在這時說出那句說慣的刺人的話：「鷹[●]都入睡了嗎？幹嗎不掃蕩弗里茨[●]？我現在沒有看報，也許，戰爭結束了吧？……」

我今天隨便在什麼地方看見他，他總是在「掃蕩弗里茨」。他給迫擊砲手們找到了目標，直等他們把它打倒，他又把那有名的「沒有瞄準器的砲」拖到新陣地，不安地直等到它引起一陣狂暴的，但是無用的砲火向它自己射來，（「讓漢斯們浪費彈藥的貯藏吧！」），組織偵察員夜

● 鷹（Орел）俄人對人的愛稱，謂其果敢矯健如鷹也。

● 弗里茨（Фриц）和漢斯（見前註）一樣，是德人常用的名字，這裏也是泛指一般德國兵。